

嘉興府志卷七十五

嘉興府知府 伊湯安 重輯



藝文二

論

國朝

盛百二編審論

編審者治道之根本也蓋清州縣而成天下積鄉里而爲州縣積戶口而成鄉里故戶口清而鄉里治鄉里治而州縣治州縣治而天下亦治矣周禮鄉遂之法始於比鄰詳稽其夫家之衆寡貴賤老幼廢疾六畜車輦田野以施政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一

教以行徵令以辨施舍以起徒役而奇袤奸宄亦無所容此歷代以來不易之法也明洪武十四年令天下編戶冊在城曰坊近城曰廂鄉都曰里共編爲冊冊首爲一圖里有一百十戶以十戶爲長每百戶爲十甲里長甲首董一里一甲之事鰥寡孤獨不任役者附十甲後爲奇零其冊凡十年一更定此卽今編審之制也明初但有夏稅秋秋稅粟米及絲綿之徵百姓皆聽役於官十六成丁六十而免無所云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雇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而已於是胥吏上下其手隱匿脫漏百弊叢生又丁銀之增

損關於考課故丁口有增無減所謂溝中之瘠猶爲籍上之丁黃口小兒已入追呼之冊此仁人君子所以歎息也自我

朝康熙五十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賦至雍正四年又行丁歸地畝之法百姓優遊於耕鑿之中有司無考課之累從容而賦繭絲良法美意三代以來未之有也然因此有司遂視編審爲具文生行更遣任以至戶口不清而貧富不辨貧者有貧之實而無貧之名富者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又飛灑詭寄遂有無田之稅無稅之田矣且雇役惟可行於平日如非時力役河防土工之類其勢有不得不出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二

於差者於是徭役有不均之嘆况編審時吏胥按戶索其飲食簡畢之費百姓又恐差役之及身也於是并戶減口專爲一切徼倖平時案籍而稽不見其多不幸天災流行朝廷有大恩卹計口給發其數又驟增於是編審賑卹二冊自相矛盾雖有才能亦無所措其手足始悔平時之失計亦已晚矣况欲求賦役均平奸宄屏息安可得計者不察竟以編審爲不足憑而無益於治道益惑矣

說

國朝

屠延禧跨水弓說

丈量舊有跨水一弓之說殊不得其解因詢之父老云凡高鄉之田圩岸之外尙有垆灘雖不能藝黍稷亦可刈草栽蔬故以一弓跨之非真以水爲田也若低鄉水與岸齊者亦跨一弓高鄉于垆灘外復跨一弓真無謂矣偶閱擣堅錄記成化初邢宥爲蘇州守以民多隱田正丈量之法有投邢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與青天如今郡少閒洲渚寄語沙鷗莫亂氓邢爲廢去今康熙乙巳奉

旨清丈各屬圩長有欲逢迎當事者每每跨水一弓以此法求多田至溢額七千有奇嗟乎嘉興欲以虛契陞糧平泐則以跨水增地均屬厲政我嘉興幸賴金父師蒞任伊始力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除苛令閭井安全不特羣黎無賠糧之害并令武塘免起釁之端此實係惠民一大政嘗湖溢額旣多自乙巳歲增糧起歷年帶比夫本年條銀尙難猝辦而欲併徵藪載當湖萬姓敲骨吸髓六帖言入谷浦救于寧後嗟何及矣今丈局已竣無容復議而余姑記此者或數十年之後或百年之後倘復有丈量之舉豈可以此法厲民乎故備陳之以爲後來者勸

書

宋

陳舜俞上歐陽內翰書

具官某謹齋沐裁書頓首載拜有聞於郡牧內翰先生坐
下某雖不肖從事於學蓋有得古人一言竊藏於心日思
所以行言之道而未能者矣某自少小時誦禮記至曾子
曰夫所謂孝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謂孝矣
是使其親爲君子未嘗不撫卷三復又追考古人之所以
著見功業顯榮其親必先有志於斯言耶自是居就師友
出遊場屋未嘗不恐恐日重於言託云就之際懼有以辱
乎親者慶歷中天幸及第爲天台從事歲禾滿而罪罰遽
至先人不幸卒於官舍旣而由深山窮谷中負柩獲近於
家輒自號訴於宗族鄉里之人曰某罪逆深矣顧隕身草

土不足贖而適重之請得變禮行葺塗之事使某夙夜勉
強固所樹立萬一有聞於當世而吾先人教子之勤見紀
述於天下取重之人且能蒙取朝廷一命及於漏泉而後
葬然而聲名不章道微不進齧牙噬蹇於簿領文墨心日
負而事日違至於今十有三年前此者嘗求天下賢士大
夫而歸之至於不愧而置身門下自比於門生故吏是亦
大懼日沈沒於小人俗吏之中使先人之德不足以有聞
也某今也天重其幸由科選改官屈指日月其覬贈典以
酬其言者所不逮三年耳若其獲以先人之見於紀述以
取重於當世而垂信於後人則未知果能也然念某始以

頑殘奉教誨於坐下往來牆宇之間亦於今十年矣提其誠心而欲以先人之事見紀述於一言則又在其前也卒以今日果於不避棄絕而布之者非敢卽謂有可稱願蓋某拳拳之心以爲勉強行道至於樹立稱家有無以事竈窆過此以往亦將有日求金玉之賜爲論撰之美不若今日言之旋踵先生入宰天下大政方提其筆進退天下之賢不肖位日隆而不可聞而求其心則無時矣謹錄矣人姚闕所狀涕泣俯伏門下以俟裁擇不宣

明

王守仁與李太守書

案李名伸名宦有傳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五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大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在道之真勲德之堅令人喜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宏毅如執事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僕偃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到郡之始卽欲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絕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援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

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援引因事
啟沃寬心平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
說是故爲力易而收効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
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疏已再上尙
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夏浚與徐泰論志書凡例書

昨妄擬縣志凡例將以沈王有道若附籀祈于有司之末
之類皆有深意但鄙意猶有一二未盡者猶俟請質以求
成一家之言蓋志也者史也禹貢職方萬世作志之法後
之爲志者取則于方輿諸書條析雖詳而史法遠矣昨者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六

所擬其義實取諸禹貢職方也但恨無古人筆力無緣似
之如食貨總于地輿者有土此有產有產此有賦物產以
詔其地之所出貢賦以詔其地之所入任土作貢因夏后
氏之法也祀祠載于職官似若未安然傳有之先王先成
民而後致力于神故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又曰建學立
師乃釋菜于先聖先師是其序也此所以置祀祠三職官
也人物選舉二者後先若無大區別然人物實統言之凡
仕進隱逸孝子順孫義夫烈女皆是也選舉特仕進之一
途所以增地靈而闡世教者豈專在此哉此人物選舉之
序也至若雜志者將以言天下之至雜也易有雜卦詩有

亂辭皆此義也故名物不可以預設也凡此數端皆愚意所未盡而欲求終教焉者也有疑不厭往復惟裁之

吳麟徵上某撫軍書

澈浦斗大一城岬衝海上寶東南之門戶先年屢經寇亂危而復安以城壘高厚守備完好也自改里遞爲言脩而城垣日隳無過而問者幸雲怡蔡公祖毅然振舉一時改觀今數載復遭風潮樓櫓蕩然傾圮千百生齒日夜孤露寄命于盜賊之手此地去縣既遠情同孳子不復關切而天聽彌高衆弁力微徒作大聲之呼未聞泥水之今日復一日究且無城居此土者惟有轉徙一法而人盡轉徙寇至曷守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七

國朝

屠延禧上嘉邑林父師書

謹啟丈量一案費繁事重因奉

明旨圩長弓算手各役方將竭蹶從事以仰副師臺憂勞至意不意近有新頒號票一紙要開原載姓名田數必須照萬歷九年魚鱗底冊因經鼎革自藩司府縣俱無一存或民間偶有私本不過十之一二且泯爛殘缺者居多未可遽以爲準而欲懸空以迫百年之故籍其勢萬萬不能况官冊旣無在民間者保無有奸人私加增損以開索詐之端

者乎丈溢一欵節奉師臺面諭謂溢者開溢虧者不可開
虧則是以虧作實不過虛報陞糧一語盡之此其所未便
者約有數端進議者必謂增糧若干方可報功乃閣邸抄
康熙三年九月內戶部題覆捏墾之弊一疏奉

旨云據奏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開墾荒地府道各官
劉芳聲等朦混轉報巡按金鼎張吉午不行查核草率具
題等語開墾荒地原以便民裕國似此虛行捏報利已邀
功反致見費錢糧拖欠貽累小民有悞國計殊爲可惡著
該部嚴加議處具奏則知報墾陞糧當萬分詳慎倘以虧
作實日後難免指摘竊計嘉興一邑勢屬平陽旣難移愚

公之山以填滄溟地遠江海無能竭精衛之力以漲浮沙
古今止此塊土東開則西贏此增則彼絀歲長補短六率
八十七萬有奇之士田減之不能增之亦未可必也今之
要領或于各圖之中計其盈虧若干或甲圖有虧而
乙圖有溢丙圖有溢而丁圖有虧將溢補虧適如原額已
足告成事矣卽或八十七萬之田數稍虧而八十七萬之
糧額自在

朝廷正供原無少減又何煩師臺之過慮乎更有當爲早計
者蓋七縣之中各有畝田如糧完本縣而田坐于外縣界
內必須移文關會始得總數無差故或六縣文局已完而

一邑移文未到卽碍難合總此尤望亟飭經承卽行移會
庶日後造冊不致紛更于以惜民膏而遵憲限胥在此矣
陳梓辭董縣尊書

布衣梓草茅迂鄙懵無知識不謂濫蒙非分之譽致學使
者齒及寒微賢父臺折簡下招兼委學師枉駕見邀梓何
人斯而敢當此且適嬰末疾就醫鴛水密邇臺下徒以不
勝拜跪未遑趨謁悚惶無地以容矣竊思宏博一科
乃

朝廷鉅典非名宿偉儒無由應選豈宜以荒疎病廢之夫充
員脩數梓自髫齡失怙頽惰曠學雖有伯兄督課雅不率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九

教弱冠應試八股粗劣自揣荒落無路上達遂棄帖括以
課蒙爲恒業暇亦有意學爲詩古文詞抒寫性靈而家貧
無資購書借閱交戚間又苦質鈍過目輒忘以是鹿鹿無
一成中間先慈先兄相繼訢世兩子俱以痘殤後
嗣懸絕悲憂泣涕遂成忡悸十年不瘳又少患腳氣間歲
輒發發卽數月不下牀榻年纔望六鬚髮遂以皓日近復
增風癩疾竟日爬搔夜臥呻吟目罕交睫膿血濡染衣被
爲兒童所憎惡者又六年於茲矣以疲癯之軀一旦強之
使偃僂東帶於王公大人之前必至謬亂失儀滋益罪戾
人苦不知足幸生太平

聖世得保殘喘與桑麻鷄犬爲伍含哺鼓腹扶杖而觀
德化之成私願大愜矣尙敢冒薦賢之盛舉希分外之殊寵
以自欺而誑世思覩顏竊祿于化日光天之下哉梓竊聞
士之品有三首道德次經濟次詞章梓自省彝倫日用動
輒得咎卽一知半解亦無當於道之大原立言且不能於
德何有區區數口生產不給卽教授童稚于小學規模尙
不克井井就理于經濟何有孤陋不足備

顧問才識不足參史館無論其他卽今試士題門下或舉以見
質不能出一語相副于辭章何有萬一謬膺甄拔

聖天子臨軒垂詢將目瞪口瘖翰管束墨惴惴焉曳白而出縱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十

愚賤不知耻得毋大累于當事知人則哲哉此梓所返覆
等慮而不得不直陳於執事者也寒素需館爲生卽日抱
病渡江爲上瀝布悃忱惟賢侯俯鑒下情婉辭學使俾邨
野農甿不致冒竊獲謂柴敗齒朽塚亦得嬉嬉雨露以全
其生於材不材之間僻幪之庇戴澤靡旣矣

朱坤上督學雷公請祀張楊園書

當明季姚江良知之說盛行獨考夫張子確守程朱其邃
密似薛文清篤實似胡敬齋醇乎醇者也會受業劉念臺
門下往來問答見于劉子之集及張子之書所輯劉子粹
言尤大有功于師門者今紹興蕺山書院爲劉子講學故

里前守曾爲專祠以祀而配以門弟子二十二人及其子伯繩獨遺張子至嘉興鴛湖書院祠祀陸清獻公而張子爲此邦先輩均宜行府造主合享俾後生末學知道德之報不在一生之顯晦誠有死而愈明久而益光如布衣張子者則所以敦薄寬鄙廉頑立懦出自大人之教思無窮矣昔了翁陳公與淳夫范公同事禮部范公曰顏子之不遷不貳惟伯淳有之康公曰伯淳諡也范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淳耶陳公遂作責沈文以自警今張子名不登仕籍畊則農讀則士憂勤惕厲于窮簷破屋之中間有著述如伊川易傳踐履已盡因而寫成一布帛焉非有錦

製翠織可以娛人目也一菽粟焉非有異饌珍羞可以適人口也沒後數十載姓氏里居幾不挂人齒頰大人今之范公也發曆表微揭其名而日月懸之將見窮鄉僻壤耻不早知有張子之學誦其詩讀其書論世以知人心嚮往而力行以求至之其功豈小補哉元揭文安誌陳定宇之墓云吳先生澄居通都大邑又數登用于朝天下學者四面歸之故其學遠而彰尊而明陳先生櫟居萬山間與木石爲伍不出戶門動數十年故其學必待書之行乃能知之及其行也亦莫之禦世以爲知言今清獻公與先生道德相埒一用一不用惟其用也故天下知有陸子之學矣

惟其不用故天下至今不知有張子之學猶幸遺書具在
不至泯絕伏冀刊布學官俾師生講習倘久而論定如宋
之蔡九峯元之趙仁甫明之胡敬齋俱以布衣從祀則天
下幸甚萬世幸甚坤知識淺陋無所發明好善之誠竊懷
有素冒昧瀆陳不勝戰慄之至

啟

宋

黃幹通兩浙趙漕使啟

財貨源流之寄孰與畿甸之尊塵埃筆楚之間無若酒人
之賤豈姓名之敢徹冀悃悞之少輸竊以在昔肇民以酒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爲禮五齊之掌周始列于天官大司馬之監秦復著于月令
凡祭祀之供賓客之奉皆秫稻必齊麴蘖必時苟爲曠職
以弗虔每以乾饑而失德至詩人而有酤我之訓及夫子
而有沽酒之文則是慙慙有無奚聞今古然皆旨且多旨
且有孰不醉言舞醉言歸至于厭棄而不售于人則亦薄
惡而不適于口自世已降奚弊不生漢人以六麴三斛成
一釀而味不醇唐人以銅錢三百飲一斗而價苦貴遂使
天下命士類多空薄之欺市上酒徒稀復醉眠之樂究弊
原之自出皆吏道之不修背公徇私見利忘義夜入此舍
不辭盜飲之名日醉後園自取廢事之責及課額之不辦

則奸計之愈生求善價而沽諸皆市貨之滯者于于然來
矣何異餽糟而餒醜望望然去之無復登臺而飲耐間有
悉心營職洗手奉公求以自見其長庶幾獲免于戾然木
以冗蠹冗深則木何由生木以源長源竭則水於何有所
謂通變幹旋之策實資聰明仁惠之賢激濁揚清興壞補
廢恤其有無而究其實憫其卑賤而通其情庶疵賤之微
官得展布其四體求之于世今見其人恭惟某官實大聲
宏行高能鉅歆向之學博雅該通賀白之文溫醇典麗蚤
摠素抱俯拾巍科揚歷滋多聲稱甚籍悉心州縣屢與襦
袴之歌策足班聯自結冕旒之眷卽正秉鈞之任尙淹挽

粟之權有巴蜀之轉輸始見鄴侯之績非江淮之運漕孰
明劉晏之功奏課朝聞璽書夕至幹迂疏無學局促不才
瓠落半生愚明一命蹉跎十載備涉百艱齒髮侵尋神識
凋耗自合退歸于農圃豈宜復玷于縉紳家無數十畝之
田身有二百指之累旣飢寒之未免于仕進以難忘智類
負瓶自知無用職當滌器猶恐弗堪待君子以爲歸則官
箴之可免豈其幸會獲隸按廉雜居傭保之間惟有鞠躬
而盡力仰賴帡幪之庇尙靳藏疾以納汙

陸奎勳徵刻樵李詩繫續編啟

檇李自宋慶元後聿稱文獻之邦乃朱漢翔所選英華不越有明一代詩戚尙寶希仲往哲列傳雖表微闡幽顧亦嫌其罣漏沈南疑向有檇李詩繫選本由漢魏六代以迄國朝鄉達寓公方外閨秀仙鬼謠諺搜輯靡遺且人各立傳考覈詳而品騰當洵足以誇藝林之薈萃供輶珥之采摭矣近得我友金君夏聲較讐亥豕之訛鐫版行世竊念戊寅距今歲歷一紀詩老之遊道山者指不勝屈有其始之莫或終之大懼闕於表章無以昭美備之觀擬仿前例選定續編諸君子惠而好我凡刻集寫本與夫家傳墓誌所載望卽賜覽觀其或誼非親故著作可傳亦祈加意搜羅

鈔撮郵示夫愛古而薄今貴遠而棄近淺夫陋見高明者之所刺譏也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持此鄙懷質諸大雅其尙有訪善諮周從而輓推欣助者與

考

宋

潛說友吳越考

杭地本屬吳屬越諸家爲說不同以爲屬吳者晏元獻公類要皇都郡縣志及乾道舊志皆然而不著其說惟淳祐志引吳越春秋所載越王勾踐入臣于吳羣臣遊至浙江

臨水祖道又載吳王夫差爲越所敗而走止秦餘杭山又史記楚威王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遂謂吳越必以浙江爲分界以爲屬越者杜佑通典歐陽忞輿地廣記皆云春秋時屬越越敗屬吳東陽王象之本其說謂錢塘舊爲越有夫差敗越地始入吳雖皆知爲越地而未知分界所在惟太平寰宇記引吳地記云越國西北界至禦兒則是吳越以禦兒爲分界二說各有所據今精考之當以後說爲是春秋魯定公十四年五月於越敗吳于檣李杜預註云嘉興縣南檣李城又史記世家闔閭十九年伐越勾踐迎擊之檣李賈逵註云檣李越地據此則檣李以南皆爲

越境杭在其中矣此杭爲越地一也吳越春秋勾踐旣臣于吳夫差賜之書增其封東至句甬西至檣李南至始末北至平原從橫八百餘里且謂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則是所封之地皆越故疆又越絕書越地記云語兒鄉故越界本名就李吳疆越地以爲戰地至柴辟亭吳地記云柴辟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則吳越疆界尤極明白此杭爲越地二也若淳祐志所引三說皆有可辨論者其一謂越羣臣祖句踐于浙江則是吳越以浙江爲界殊不知是時勾踐保棲會稽之山浙江以西皆爲吳有宜其祖道止于江濱又未嘗云送之境上耶其一謂

夫差走餘杭山姑蘇志云陽山又名秦餘杭山在長洲西北三十里夫差棲于此死因葬焉至今號夫差墓又越絕書吳地記云秦餘杭山去毘陵縣五十里有湖水近太湖今餘杭去長洲太湖遠甚豈可以名之偶同強合爲一旦越在東南吳在西北吳王不西北走蘇常而反東南走餘杭必無此理其一謂楚伐越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則浙江之西乃吳地殊不知此句自是兩義所謂故吳地者言越故取于吳者也所謂至浙江者言併越原有之地而盡取之也豈可概以爲吳故地乎皇極經世以其詞不別白故于楚滅越盡取其地之下書曰東開地至浙江則是浙江

國朝

朱彝尊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敕工部定議造軍器之數其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牐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

闡記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洊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歡忻相告裹糧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其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迨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

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二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玟鄒衡趙瀛劉應鈞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卽杭州府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

武進薛應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勿書後之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辨

國朝

張炎貞丁晉公祠辨

舊志青鎮索度明王祠內有丁晉公謂像公嘗知嘉興免民丁錢里人感德因祀之然宋史丁謂傳不言知嘉興府志職官考亦無謂名今考祝允明前聞記載沈君玉逸民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六

漫抄云國初蘇州人戶編免丁錢一萬六千餘貫今無之世言繇于謂爲三司使日請而除之按真宗實錄祥符四年七月詔除兩浙福建等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當時謂實爲三司使而實錄不書其請謂本倖進天下不聞其德而能此舉史氏不應沒人之美如此是年八月謂言東封汾陰賜予億萬加以給復諸路常租除免東南口算皇澤寬大然有司慮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貴澤及于民但敦本抑末節用愛人自富足矣則知身丁之免必非謂所請無疑也又嘉熙間王實齋以法從典吳門詣岳廟拘捕不係祀典之神碎其像沉于河觀謂亦在從祀之列問

典謁李祁云奸謂何得廟食于此祁以昔曾奏免丁錢對
實齋信之乃倖免至寶祐間丁大全當國與謂同姓騷動
天下吳門汎糴三百萬皆以官誥折直有士人李姓者入
岳廟書一絕曰實齋昔欲便加刑幸得全完土木身底事
若無悛改意又教孫子害生民詩傳四方人皆發笑允明
按僧文瑩湘山野錄云吳越舊式民間盡算丁壯錢以增
賦典真宗一切蠲放吳俗始蘇文瑩當時人其言想得其
實云云予詳錄此欲後之人瞭然知謂非知嘉興而免丁
錢吾里謹而祠之於義無當也

朱丕基東江谷水辨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九

東江卽谷水之說肇于續文獻通考而原于水經注所引
吳記至胡渭禹貢錐指并繪圖而爲之說于是東江于海
鹽澉浦所入海若自唐以前故道確有可指然浙西地高
自錢塘海寧海鹽以漸殺水逆而上非水性或謂築捍海
塘始自唐塘未築東江入海故有道顧江流清而不滓不
若濁河易淤地高水下不若太湖之旁可占作圍田而唐
書海鹽有古涇三百長慶中令李諤開以禦水旱苟縣受
東江水道雖湮其支港必多何俟後人鑿以溉又宋書元
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
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

漬成災欲從武康紆溪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十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苟縣受東江水何云二吳之水同注太湖苟縣受東江水何必別漕大瀆以瀉是知海鹽古故無東江道且水經注之不足信久矣唐李吉甫有刪水經十卷宋崇文總目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金蔡正甫撰補正水經三卷元歐陽原功爲之序謂其可正蜀版遷就之失則自明以前已多增損况今所傳酈氏水經注大抵出明李長庚本以宋時亡其五者一旦復四十卷之舊其掇拾割剝

必有迥異宋槧本者故自序亦曰繙繹補正十之六七若吳記一書隋經籍志稱顧夷撰杜佑通典載海鹽會引其說自後史志及書錄解題讀書志文獻通考皆不載蓋亡逸已久今觀水經通考二書迥然不侔使原水經注而引吳記則通考何別爲二使原水經注而不引吳記則後人附會之言何足爲唐以前水道証且馬羣城在鹽官縣東北而曰谷水又東南逕鹽官縣古城南舊海昌都尉治谷水之右有馬羣城柘湖在今華亭地鹽官卽今海寧地而曰鹽官縣卽海鹽縣故城後沒爲柘湖散浦疑澉字之譌然東江可塞焉知鹽官縣故城南不別有散浦以通巨海

則其書果出顧夷酈道元亦不足信卽堅信顧夷酈道元之書亦難確指東江在海鹽澉浦所入海考揚都賦注吳地記史記正義三江其入海道祇有二而東江故道至今未湮蓋三書無松江入海文所云松江但指震澤東注三江口七十里地若婁江東江則松江下流而入海者故朱長文曰今松江大黃浦入海者爲東江太倉劉家河入海者爲婁江潘應武曰一路徑下吳淞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一路自急水港五十里下澉山湖由港浦入海夏原吉曰嘉定之劉家港卽古婁江又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江要道此卽禹貢入海之迹王同祖曰今太湖自吳江長

橋東北合龐山湖者又東南分流白蜆江入急水港澉山湖迤東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鐸水利書所謂開白蜆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者是也今三江口在崑山縣治南劉家河在太倉州治東于三江口爲東北境白蜆湖在吳江縣治東南澉山湖在崑山縣治東南黃浦在松江府治東于三江口爲東南境然則澉山湖雖塞東江徒道終不離松江府境逶迤于黃浦入海何得云于海鹽澉浦所入海夫東江于海鹽有亡亦無關邑利害然宋欲穿紆溪以出海梁欲瀉吳郡之水從浙江入海而王圻引故老言亦欲以太湖之水納之錢塘一旦有拗執如王安石者興

水利據水經之說而尋東江故道雖地勢高卑議必寢然陸公隴其論脩志凡古蹟可疑者例不載慮擾民也

贊

宋

鄭清之陸宣公像贊

賢才降嶽問學源深道濟台衡文光翰林忠翊國步善牖君心廟謨奏議救旱商霖立朝正論治世德音於昭廟貌祀典永欽

程俱陸宣公祠堂贊

唐相陸宣公贊嘉興人建炎三年夏四月信安程俱假守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秀州始訪公之像圖之資聖佛寺率僚吏祠而拜之謹爲贊曰天下無事湛于宴安視此神器隱如泰山是以其臣惟得是嗜以諛爲恭以儉爲智世方紛亂上下岌岌忍於其間覲得患失偉哉宣公興元之初夷嶮一致爲君矢謨如彼大厦載支載扶如彼赤子以調以虞格君之非矧國之盲卒以一旅還之異方西平之功宣公之畫外搢內籌心膂惟一構李之郊吳越所虔公生其間種蠡汗顏顧視故國喬木蒼然豈無若人奠九壺兮

箴

明

樊維城海鹽官署十箴

人亦何失多欲爲愆欲之所起以身爲綠衣皮血食世固
不沿列珍曳綺在身可捐推此以類抑其次焉聖學之要
無欲而全王道之佐寡欲爲先素朴以化百姓自然帛冠
衣布駮牝三千魚殮脫粟齊晉以安儉其治本聞諸昔賢
寶吾其德不殄于天

儉箴

心聲無出出則而窺人苟未諒爾何人斯洪鐘難叩鉗響
錢虧旣鮮知德豈易託辭微言不悟強聒奚爲况以口頰
發人陰私隲子伐樹胡不鑿之兵頸莫救刺舌焉追道可
目擊交在心期待言而合其合必離聖臣無口百世可師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吾守吾默以養吾知

默箴

人責于我以爲過求我之已甚人乎何尤五官百體時不
自由豈隔軀殼而卽相投天空海闊能任物游器果大受
誰不當收前路若狹祇以自愁欲容吾足寧爲人謀汚茵
何害聾丞可畱此持世法亦獲其休士志于道可願其脩
變化蕃若惟怨之猷

怨箴

需能賊事輕實喪功二害雖異失忍則同吾所謂忍剛柔
必中舍近圖遠割織濟洪勿快一擊勿惜一恫彼逆來者
如刀截風行常守黑心則知雄堅惟無忍垂晉興戎寇賈
排難豈賴谷崇虞侯乳母斯見令公此大人作如日當空

丈夫用世惟忍有終忍箴

屬垣之耳其聽必真矚室之目其視必親謂予不信不密
失身妻子慮泄胡不謂人詭辭而出豈獨愛君上貴可望
猶惜笑噸代終之責矧不自遵李杜憂國更以禍民龔生
竟天坐不隱鱗黃龍甘露抑又非倫誰知幾者而不諄諄
害成可戒生寧不辰密箴

好生之德其象威如若雷春震甲坼蟄舒發爲事業群陰
盡鋤威克厥愛不激不徐以正天下正家之餘如而夫者
可使親疏是謂易與是謂尤虛豈振其末曷循其初何以
嚴治反身在予敬以直內驕氣盡祛瞻其顏色孰不承諸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淇澳之什請以紳書嚴箴

大人不作寧取鏗鏗管言害霸不果爲京先賢惡室正愛
其名房謀杜斷相濟乃亨唵而不發舜禹亦盲怯夫速決
坐享休聲矧智而勇萬夫之英達仁必武守義須貞以戰
則克從政斯成自茲以降何事不行蓄疑弗果謀用是傾
鑒于古訓斷以全明果箴

本無隔礙只此分形思通其際如魘得醒君民親友動以
吾誠肝膽胡越形氣列星思不思異豈有徑庭山崩鐘響
落月謝奠無情尙爾况人之靈感竹躍鯉隕霜致霆虎渡
蛇避賊去身寧昭然史冊孰謂不經動于天地去辱而榮

君子有九使一情冥思箴

百年寓宇樂少憂多以吾觀之憂樂者何神交而夢或泣
或歌形開俱失孰別唯阿而吾真樂實不關他若人羈旅
洵美非家得返其室樂且無譁孔樂蔬水浮雲經過人難
堪者顏樂不磨後儒尋得名安樂窩天下為任先後一科
彼或未寤尚寐無訛樂箴

彼教有成儒者不敦寧知可患惟此六根聞諸夫子及吾
聖孫畧陳三槩精入睹原蒙莊稱引義命是尊即此已攝
龕細二門人守戒律如室有藩設教寇至不毀我垣久而
習慣有律覺煩頭冠腰帶自適忘言何為逐物後輕前軒

戒亦有要君形者存戒箴

銘

宋

黃幹石門酒庫器銘

上動下靜象天地前推後盪象父子晝夜運行命不已精

粗紛紜物資始君子省身盍顧諟無大無小亦一理磨銘

責酒清易責人清難智者於酒可以反觀酢牀銘

一綫之漏足以敗酒一念之差得無敗所守乎陶器銘

厚其耳廣其腹厚故勝廣故蓄綿薄任重祇以覆其餽燒器銘

銘

凡物之理不平則鳴不足則歎太溢則傾誰謂剖斗而民不爭其取也寧過于嗇其子也寧過於盈是又所以爲不平之平乎

升銘

議

明

沈槩養士議

國家養士所以植材備用也設師儒端訓導豐廩餼廣優恤恩至渥矣及其仕而歸老猶得以恤典令終故農工商賈不齒于士蓋以士民殊業大小異能則於所謂士者望之厚而養之豫待之周分則然也昔有軍餘陳質缺籍當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三

補我聖祖特原之夫役莫重于軍質以爲士得免况其他乎優養有恩真才輩出養士之效可觀也厥後學校漸弛其教士也不惟其行惟其藝故士方藏脩于家惟藝之工拙是較苟非豪傑之士能無至于苦窳弗式而器使之則缺也者幾希夫惟士不自器也故臨士諸公率勿器之而生卑視之心一遇審徭役案籍黠差同有寬貸呼遣繩督下同編氓而士氣爲索餒如掌稅京解之屬皆典守錢穀刑憲所係自好者不屑爲近年此役或編士類爲之使其人更有親子弟同財爨者當遵奉優免三丁詔敕事例休其家以資文業如其無之而以田執役則乞養僮奴謹寄

肝膈者名雖他委勢必親爲而較利保家之心作矣夫貨利之場禁而遠之猶懼其邇顧乃或迫之使然而用之非其所長是驅衣冠而納之商賈之羣也譬諸向茂梗楠萌芽摧拉可復責成于梁棟乎此固有濫籍青矜者所宜自取然而門牆可惜也職此之故在學者年抱役擾之憂不免降志于鄉人乞哀於官長豫養之情安在哉至于已仕之人賢勞旣久一旦捐賓客而其家輒困征徭者已不足訝雖引恬辭祿以禮乞身者亦或受累以故在位臣僚詳于却顧不免以官爲家無暇爲骸骨計也此等情狀雖近年以來役重民貧勢或波及然而救弊足民當自有長策

焉夫士夫免役旣有成憲今復爲此紛紛者不過以產多爲辭孰念力役時制里甲均徭皆輪年戶役也所應優免者以位秩崇卑分其品節但與士夫之家量與銀差使無勞力之累斯可矣若夫糧長之屬乃雜泛身役耳雜差優免衣冠所同初不計田之多寡也鄉閭黠輩未明斯旨而以士民援爲一律搖惑上聽其意蓋欲柔脆儒流染指財利咸得視爲魚肉以濟其私耳化本陵夷浸淫若是如其漸之不防使崇文之典日墜吾恐業儒者轟然解體而士習益偷其風不可復振豈朝廷之福哉爲司衡者計孰若敦本覈實士可教教之優而養之不可教者擯之歸農乃

執民役俾所養必所用所用必所養使彬彬之士不至戾法辱身林泉耆舊亦遵例優崇以風勸來學如此而謂士習不變材器不蕃治化不隆元氣不厚國祚不昌者吾未之信也

章士雅夜防議

縣當浙直交壤東爲華亭青浦吳淞江在焉北爲長洲吳江震澤洞庭在焉南爲平湖西爲嘉秀煮海負鹽之徒在焉其地無山谷橋梁一望皆水澤支河千派湖蕩連接蘆葦蒹葭曠野無際輕舟小舫倏往忽來鼓浪乘風瞬息百里是以舟船商賈擄掠之警不息也今已嚴行禁戢樹立

柵壩不許夜行但本縣設立巡船僅僅六隻而河港滌澗相去多三四十里防禦難周宜添置兵船六隻共爲十二隻其各船兵械卽于守城民壯內量行增加工食分派汛地于各要害去所防守遇有緝獲盜賊量行充賞如或失事責有所歸前船時加脩緝以便永久其巡檢衙門近在城內見今議遷移出外以便巡獲但原係魏塘止可禦東南鹽盜之往來其直北數十里蘇松四縣交界之地勢難遙控必得特請增設巡檢一員駐於斜塘鎮之北專緝北來鹽盜則防禦密而道路清亦息盜安民之一策也

抑囂訟議

嘉興俗故靡而嘉善獨稱健訟爲七邑之最每至告期遮擁者數百人而常日叫呼爭鬪不絕于耳及案而審之十不得一實焉皆由屢荒之後民失本業猥薄之夫聚而爲黨日以告訐爲生至有良民目不識城市生未曾與人爭競輒詭名其中牽纏不休買和求息棄產傾家相習成風戶皆樂訟人能作狀其初錙銖之利語言之傷至後必至文卷數宗歷告各衙門而後已蓋原被本皆願息而中間衣食主唆之輩徑自作狀代告有一日數狀齊下者原告畏其迫脅只得順從此輩卽爲借貸費用後則傾產而償每上司一狀告准鄉里且有酌酒稱賀者次日遂誇耀于

里中以此相高卽至坐誣終不爲恥此各縣所無而嘉善獨有者也且告一人必捏開惡行一紙事皆烏有人皆鬼名惟圖聳聽而一狀中必告三四鄰縣之人關提動至數月不得歸結彼之計已售而欲已飽矣本縣雖嚴加禁戢乃積習已深勢不可挽甚有冒籍別縣告擾關提紛紛無已時自今務嚴行反誣主唆之律不可輕恕其隔屬冒告者審非緊要不得槩行關提凡中証里遞限有名數不得干連數十狀中一事不得牽連別事其戶婚田土數年之前者不得迭加訐詐庶刁奸或可懲其萬一也

案本邑昔于要津橋下各設木柵督令本境塘長協同附近總甲輪撥火夫晨昏啟閉凡以禦寇安民在魏塘鎮者四在斜塘者三在風涇者二遇有朽壞歲或脩葺其在村落者三百五十六橋有圯廢柵多不存是以水鄉舟楫宵行達旦蹉徒出沒肆無阻遏矧今四鎮各設常平倉積貯在野建柵之議似不容緩矣第恐乘機生事者或妄派脩橋椿木或私索守柵工食間又以視柵爲名摺括地方指爲供饋而徒從又縱漁獵挾詐善良是欲安民而顧擾之也然則于鄉都內量擇要津處置木柵興廢舉墜而務在使民無擾不有厚望于將來之司水利巡捕者乎

斬一派申詳均役議

本縣坐臨劇衝差煩役重民多苦之今蒙撫按二院淮均解呈詞批行道府轉屬下議卑縣奉牒之次退而三思何以答上行至意伏睹縣道府參詳海鹽縣揭申或議加貼或議裁減或議仍舊皆因役之重輕爲劑量官民兩便勞逸以均再閱先詳寧邑刊書齊編有漏均貼無遺齊編年煩均貼永逸况編雖定其人未必果堪榜雖懸其後未必不改雖均贍不免于加賦然照解偏費與贍解均費總屬民膏而偏屬與公則莫如均貼便矣更查徐寺丞奏准內米解非民不可絹銀等解決宜差官等因爰會同父老士

民虛心採訪法惟期于便民事必求于經久今據闔邑輿情參互斟酌大率兼用寧鹽寺丞之條例而通融于有餘不足調濟于在官在民漕米等解宜民三四等解宜官宜民則僉民役而以槩縣之秋糧照田派費務令貼銀者不病力役任役者不虞賠補宜官則休民役而以原額之水脚量勢厚給務令以官府代民解之苦以合屬答官解之勞至于民解貼銀則縣給印信官票聽令圖內對支其官解給費之法則新舊貼銀隨正另封解府倒批驗給員役似屬官民兩便勞逸均適或謂輸財小民之分以官代民于體非宜不知設官食祿正以爲民民財旣徵亦卽官物

十三藩司歲歲解額入京何嘗非官哉况省吏書之襍費釋愚民于欺累無若官解是卽以家督而經營子姪之勞也或謂重議減不得何堪再派不知每年分潤節餘便穩過十載黃冊合邑衆擎力易不致獨撐破家且使有田者不須花分詭寄當運者可無避重就輕派貼一行是卽散癰疥于皮膚而救癰疽者也或謂派銀須徵入庫照役點發沿戶支收似滋拖賴不知民間派數有幾逸享無窮苟有仁心豈忍不與况以官徵民敲扑未免滋擾由庫發役出入豈保無奸竊恐時局滄桑胥吏上下今日以正額而加派異日以加派爲乾沒皆不可知對支之法是卽桔槔

灌苗而涓涓滴滴皆田受之者也或謂本縣里長每年二百一十三名計今承役北白等項止八十三人耳餘既按產編里安得退而甲戶並幫不知役由田僉貼由田派彼願出力則役卽是膏脂此願認幫則膏脂何非役色人戶田最寡津貼亦寡遞年田稍多津貼亦多且里長尙有輪流見年奚遽而與人戶同者均貼之說是卽兄弟各營一業而左右手自相爲也若乃通邑士紳例有優免計大計小宜寡宜多此皆本縣之所嘔心熟思而與吏民其權之者且使今茲以往鑽刺請托之計漸無所庸嚇詐需索包攬糜費之弊亦不復長衆議既同人情允便

陳龍正墾荒議

財之用不過三端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起居所依賴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洩越非用也天下之財亦不過三端布帛菽粟器械而已其他金錢貨幣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端農夫織女工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之間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不暇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輔于生也腹地墾荒近來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爲無荒可墾或以爲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卽爲興屯豈

知國初之制二事截然以興屯之事責之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爲政授產有定數所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田也其專爲養兵設也墾荒者民自爲政曰儘力墾闢產無定數矣曰與其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又自古未有之曠恩特以阜西北之遠民矣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更有事相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象顧人不率于官事不隸于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舊分新總爲官物矣誰敢輕

赴惟專提之曰墾荒見其爲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特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興大利必先正其名也至于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鮮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遊閒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與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矣此尤與興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菽粟漸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速固兼美漕遲未大憂故今日事勢墾易于屯今日濟急墾又捷于屯奈何苦求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木西北爲倉箱存東

南爲外府則公私常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遠寄命于不可必之漕艘乎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墾闢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然東南屢荒于天而西北恒荒于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賴飽暖以生皆飽暖于布帛菽粟誰謂飽暖于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爲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爲之用餓殍可生最切于荒政者也民之財生而國用憂誦乎足用之外猶有切時六大利焉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其財求智斷優于馭下家

自爲營人自爲衛遠勝客旅矣流焰亦可衰主農招新民爲客農彼脅從者聞之必多舍賊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困南東其畝水土縱橫榆柳棗栗側斜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脩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及今相水道闢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苞苴亦可清庸情專貴折色不惟舞智亦以便貪使兵餉改主本色少佐以銀扣剋饋遺畧阻大半矣海運亦可罷凡一艘壞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糧爭倖容忍言乎隆慶閒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壞七艘

而罷往事可鑒况今議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涸實謀濬法可矣與其避堂奧之梗傳餐于牆外曷若圖廓清于牆內哉再久之而漕工亦可省舟楫亦可裁也
文德翼均徭役議

國初編賦役以百一十戶爲里推十戶丁糧多者爲長餘百戶爲甲甲十戶曰全圖不能十戶四五六七朋爲戶者曰半圖而里冊皆有首曰總圖力不任役繫於百一十戶外者曰畸零期將改造許戶各以實自占貿易者一除一收過割其糧稅而長消乏者於百十戶內遴于糧近上者補之戶絕者附畸零他欺隱影射飛灑詭寄者皆科罪已

更定爲糧長者以殷實者爲之督切鄉賦多者至萬石次亦不下數千石大抵立法里長多主賦而糧長兼主役矣初則有司若細民便之其後糧長永充不易力能爲細民重輕得陽浮科斂之甚有收糧不解而私貿易家累巨萬者雖終歸隕絕而當時所在有司多不能治議者始欲革永充以里甲爲差次從公僉充一里甲任役全圖派銀六兩半圖三兩而奸猾一無所上下其間然邑之祇應多名賦錢曰里甲銀或以戶斷往往優形勢之家而攤之單小戶議者始以爲均徭之法如稽冊籍乎則富商大賈多積厚藏得色役而土著困矣如覈人戶乎則官吏里胥輕重

其手恣胸臆而細民蹙矣故不若以丁糧爲專斷也苟以
丁糧爲專斷上下編點必得其徭役難易輕重之適將應
役中除優復外先丁糧多者畢以次編其小者居後自極
大以至極小編填一鼠尾冊上戶一名或二名下戶朋編
一名其丁糧畸零者并免法至簡而便也自本朝十歲一
改造五歲一均徭無慮皆以里甲定丁糧以丁糧定徭役
無名之派雖墨吏不敢爲非此大較也職於西浙而不能
不致疑焉天下賦江南居十九浙東西居江南十九而嘉
禾半之民力方竭浮巧之役名沿之而不可更極重難反
良有司當之而且誰何也必有所致難於此矣均徭他省

五歲一更惟嘉禾率歲更徭役輕重難易凡三等曰北白
曰北絹曰胖祿重役也曰南白曰南糙曰永福漸輕矣曰
三倉暨府斗級輕又輕矣而莫重於北白北白正米止二
百五十餘石石加耗八斗矣貼米百二十石矣又庫腳水
腳銀二百兩矣脫有不測邑且與本運衆運三分派補矣
如斯優之而北白猶重者何也僱艘一難也涉險而遠二
難也曠日持久三難也候凍守淺四難也盤剝維煩五難
也投收勒抑六難也掛銷不以時七難也役於此乎其重
也其可不以上戶充之歟上戶挾狡獪之伎倆與歇家比
陰賄冊書或不無居間輒以田暗入宦戶至散入甲戶已

得脫然於重役之外審榜旣揭昔之暗入散入者仍推歸本戶自若也久之而單小戶翻爲長上戶翻爲甲且爲畸零事至怪也議者以爲歇家冊書奸可摘而特動色於居間者蓋以長令苟毅然以上戶獨名充重役獨名盡而始稍及朋名否則竟執歇家冊書而責充之奸計阻喪上戶之與比者不敢不陰任其力歇家冊書之奸得除而居間者曉然於良有司爲細戶之心可以義勸矣昔都御史歐陽公撫南畿倡從圩不從戶之說以徵一抑大族衆譁然訟搖之時吳中顧相公當國曰徵一法若行吾家增額且千石然細戶減千石矣固當爲地方遠慮不可易也嘉禾

紳士多賢者獨不可以此事風之乎苟較丁糧之多寡次定徭役之重輕法至平也然職之所致疑而復以爲長吏之所致難者尙不在此蓋嘉興之例重輕徭役約凡三等三等之外里甲殊多贏餘特設一空役名空役者無所役而空之云爾空役之下或兌軍或貼白或收頭爲名不一兌軍者漕兌也貼白者卽北白貼米百二十者也收頭者管櫃者也輕與空役差等三者僅什之二三餘空者皆收貼役貼役者納銀於庫猶宋之免役錢也空役之爲名至遠久而上多不得核實始也潘巡道曾代爲請申然不能定其名而稍裁其名之數大率名納銀八兩三錢云雜泛

祇應無慮皆取諸其中然以所聞十年來坊漸圯矣加至十八九兩二十三兩寢加至百兩強半皆胥吏乾沒縣之所爲雜泛祇應者得半而已矣高皇帝之大誥天下也以多名上濫害民之姦甚於虎也蓋實指斥浙西所司云耳今概皆賢能謹凜功令何難翻然一更卽不然宜稍復潘巡道之所故定額縣歲僉空役理亦宜以實數申報若所納免役錢數盡取入查盤冊庶幾吏胥知上之有以譏之也不敢大爲非以浮巧盡漁獵之術近奉旨練鄉兵節縮之輒可得餉然外是猶能代畫三策焉一曰脩城額派以縣計之年且數百兩久未度支可議一也一曰南運額

貼案全書南運皆有耗米解戶仍貿易從蕪湖市米貼之如請改折則縣歲可餘米萬石可議二也一曰糧米派補派補法至輕例宜準里均攤近有批坐以射利者至不貲可議三也三者爲均徭役計法定悉捐然未能捐而移之以餉鄉兵未必非寄一時之權

嚴漕允議

國家轉餉江南經絡二千餘里之水以爲漕說者譬漕於人身猶員官也員官通塞繫天下之大命然以準江南猶人身有脾胃也脾胃不病可以授權員官脾胃病矣員官雖日流注必無益於大命之數矣故察理脾胃至急矣江

南之賦兩浙爲重而全浙獨西有漕漕獨嘉興爲稱首云
攷全浙夏秋二稅其米麥二百五十一萬二千九十九石
嘉興漕糧已共五十三萬三千一百一十二石六斗而北
白南白南漕永福常積廣儲斗級之數不與焉繇是以推
是以一郡當全浙之半也官軍之視糧長秦人之視越人
肥瘠也豈惟不恤之而已且因而剝之以取利焉愛人者
莫如行恕立法者莫如持平糧長吾人也官軍亦吾人也
揖進官軍而與之屬屢糧長最病勢格形禁抑勒之受而
不顧其可安官軍亦最病矣蓋國家漕法凡三四易始制
海險陸費者無論矣其變爲支運也更淮徐臨德四倉雖

軍民各半乎西浙糧長無慮皆狎洪閘淺凍風濤之阻與
官軍共之其變支運而爲兌運也實始於工部侍郎周公
忱平江伯陳公瑄上請然西浙糧長猶民運至瓜洲至淮
安乃兌與軍耗有給脚價有給搬淺有給蘆蓆費有給而
軍乃勉受之其變兌運而爲改兌也實始於都御史滕公
昭上請然罷瓜淮兌運令裏河官軍於江南水次交兌糧
長加過江耗視遠近爲差且議者疏論方其改兌之初也
民惟恐官軍之不來一至水次賓主懽然犒待有加人人
以爲如釋重負焉久之而糧長視官軍無德色矣又久之
而如商賈較量稍形爭攘矣又久之而隱若一敵國交尋

怨矣嗟乎使吾民而不忘疇昔之患苦也亦稍念官軍矣况勤勞軍國乎職愚以爲官軍特以發難端者心雖主於耗贈而口必以米爲責無米者固受責也而插和有責蒸淫有責細碎有責責雖無已時而卒無可以加責於米之足與圓若乾潔者至若加贈漕規九石八斗功令日星官軍雖猛於虎貪於狼無所用之參伍上下未嘗不適於權然卒爲惠於法之內而已故受事以來與諸長令約其開徵也必以全書之實徵冊爲主徵以是冊徵比以是冊比若巧胥甲乙那移近造名約量冊者可焚也其已徵也倉有定厥厥有定號號有定名名有定米借厥有禁移名易

米有禁草囤柴墊有禁而後乃比米曰圓曰乾曰潔始問之收者中間之上者終問之颺者而已矣其將兌也無他防防私折耳在總書之欲私折也割裂兌單而爲碎派官軍一而派兌之戶八九則守候難而官軍不能不議折矣在官軍之欲私折也貿亂兌單而爲花搭糧長一而派兌之船八九則需索難而糧長不能不議折矣他若押差宜去也倉甲宜去也綱司宜去也籌手宜去也公役宜去也督兌時惟有騶從損舖設損儀席損賞犒損靜以治之耳職與長令敬守其約五年庶幾無得罪於斯漕乎然持一日之法不如釐百年之弊夫官軍之所過責於糧長者非

敢悍然欲決漕規而墮之也蓋自詘力於耗贈少也耗贈有額一旦而漸至少者何也宦戶日加而民戶日減也嘉興人文雖隆盛乎視昔亦上下而參伍之者也何以驟盛曰僞宦戶多也僞宦戶者內則綱紀外則嫺戚假宦以立戶耳近歲於徵糧日持一籍齎至縉紳先生家取一私記爲信狐鼠稍稍戢去然此其小者也至大而可汰者凡三曰故宦曰客宦曰不成宦案國制官故仍免徭三年況明德子孫理宜優復者今則強半非是也且故已數十年至三百矣優卹之恩宜有所底止此豈亦國制不可改者乎可汰者一也邑之爲力有幅也四隣之邑而俱占籍焉邑

之力竭矣四隣之郡而俱占籍焉邑之力愈竭矣四隣之省直而俱占籍焉邑之力殆不可支三者雖已故亦仍懸而不刊此豈今之君子求田問舍如此之遠乎強半胥吏爲之耳可汰者二也孝廉明經清貧而優復之宜已若弁種若貲郎若上舍生之三者邑至無數也非擁世祿之稱卽擅素封之號且上以冒乎紳袍而下以累乎編戶何以稱焉可汰者三也三者汰而宦戶清矣宦戶清而民戶力漸復其初矣民戶力漸復其初而官軍之加耗已裕漕規始可議循矣說者持以爲主怨之事不敢行愚則謂此法行而宦戶不惟不致怨且致德何也以鄉三者聞胥宦戶

之名而且墮損宦尸之實也苟一汰之今後喜可知也
練鄉兵議

鄉兵者民兵也攷諸古無之在宋始有禁兵廂兵蕃兵鄉兵四制之號鄉兵名始此矣然其制視鄉大小爲之數選上著以充有部伍無營壁所在團結訓練以爲防法不得擅調如斯而已本朝軍民異籍民力農養兵兵守戍衛農已與古制殊科後衛所不足賴清勾抽丁無虛日皆以摩切軍卒無一及民者後釋軍不深治令府州縣招募民壯所在官率領操練以待調發民壯之名自正統末年始也後令州縣增額民壯百里里五名五百里里四名七八百

里里二名小不減至百大不增踰于快手會手打手不一名然約名爲機快機快之名自宏治中始也後不惟衛所亡具漸并機快寡實議者欲調土漢狼達兵而用之狼達天性暴戾所過患苦之王文成公提督南贛始命兵備官於所屬州縣機快中選驍勇者大縣十餘名小縣八九名三省數僅五六百人名爲精兵因用以平盜精兵之名自正德中始也迨後更民壯爲精兵復精兵爲民壯無慮悉以傭奴充竟詘於用始參伍舊制城司守緝鄉立保伍盜王堂起山東大司馬彭公議欲調邊兵咨之崔文敏公公曰不可邊兵至中國弱必致輕且恃功恣睢難御不如調

保定達舍在前土民從後而總以一將既可平賊我兵以漸練矣彭公從之王堂卒賴以平是土兵之名卽保甲遺法自嘉靖中始也後者保甲法不力行盜平漸且撤而謹守緝之民壯盡化而供追胥守巡官始有增選標營之議標營兵大抵取自招募初應募者多客戶無家室以累其心漸且爲土著利害不相捐然卒無一試於用者標營之議增自萬歷中始也繇正統末以至今國家所以戰守之具皆在民不在軍矣雖法屢以意變然要不離民壯者近是今特奉有練鄉兵之明旨守令奉行惟謹豈宜無應書者職愚以爲民壯不足用而始改練鄉兵蓋猶軍兵不足

用而始改練民壯也置軍兵而練民壯是輕將領而重有司置民壯而練鄉兵是寬有司而嚴編戶矣民壯練而軍兵冗食可也以有屯也鄉兵練而民壯冗食不可也以無餉也豈惟無餉而已民壯之初應募也因事立防慮之者必多材武起自徒步者久之而無事安食坐避丁徭得以更易獲頂首錢矣久之而守若令假之事權攘臂追呼一身不足供且有副名而郡邑多白捕矣久之而大家巨族利其餼廩虛設冊中倩人應點而郡邑多空名矣身不任甲目不識兵縱數百虎狼於郡邑之中雖欲禁其不噬人豈可得哉有識者謂莫若卽練民壯爲鄉兵有十利益額

有餉不煩更派一衣甲器械素所具備二類多土著無鄉井思三力能爲役此其家不貧不敢爲非四郡邑役頓減肅清易治五身就伍鄉市白捕無所容六操宿不得虛七應捕卽其徒爲之練習使盜益懼八大家巨族無所私之九踐更不敢取利入伍亦損將領所需十也然奉行練鄉兵矣民壯雖有十利將焉用之勢莫若參伍而上下之立期會召募一曰試之以力力不任不與也二曰授之以技技不成汰之三曰肅之以法犯法者治以律大抵欲練五十人者招募百人始有所伸縮而法不窮然招募之始亦不無權衡矣苟或乖爽其愚我者市以市傭應鄉以鄉傭

應其强有力而欲專斷我者市以市黠應鄉以鄉黠應弱者懦而不可用驕者悍而不可使異日之患也至若餉之爲餉各邑稍於貼役中爲盈誦亦不至於放濫一理而民壯之罷老不任者可更也更其人旋收其餼廩以給鄉兵法爲至平且以嘉興計民壯額設載在全書嘉興三百六十一名秀水二百七十五名嘉善平湖各三百名海鹽二百五十四名崇德二百二十名桐鄉二百五十七名若以安治間額推之里多者二名里少者五名合於嘉興府所屬之里今於數爲絕遠矣豈宏治之練民壯者可繇里準今時之練鄉兵者獨不可繇里準歟無論爲民壯爲鄉兵或

大縣以五百名爲率小縣以三百名爲率額有所定法在必行募鄉兵以合民壯汰民壯以餉鄉兵因時設勢寓變通於其間豈徒可以守而已攻取戰勝於是乎在矣

弭盜賊議

國家設守令以治民郡更設丞邑更設尉主盜賊盜賊害民者也事有主者守令之責宜稍寬近復以盜發不捕重守令罰綦嚴矣盜賊猶不爲衰止其咎安在近者天幸歲多登脫一二年水旱相仍盜不當益多乎嘉興所轄雖劇邑非巖邑也一時長吏天幸多賢能以賢能吏治內地二三竊發不能靖脫一旦當寇賊之衝講戰守攻取無虛日

勢不當益繼乎盜聚亦什爲羣伍爲耦見斗粟銖絲輒滿志去大者不至斬揭小者亦何至推發不必用潁川鈎鉅朝歌誘劫法儻一示嚴輒得旬月靜矣失今不治脫漸有連亘浸伏匿山藪間威重不當益墮損乎然今之治盜立法不爲不峻矣莫不曰保甲莫不曰連坐夫保甲者舒國之所用以振宋而連坐者商君之所行以強秦法至弊也今不難舉而任之以勝盜而盜間作如初時何也蓋保甲者虛名而連坐者終碍而難施也宋蘇學士軾著論古者朝夕求民間之小盜而搜剔之以至於盡若農夫之耘晦不欲一莠雜置其中庶幾大姦無所得乘間以肆而民得

安漢陳尙書忠疏曰穿窬不禁則致強盜強盜不禁則爲
攻盜攻盜成羣則大姦生而土崩今州郡諱以盜賊爲負
曾莫省憂雖有發覺不務澄湔至逞威怒僵仆告者或跼
踣比伍轉相賦斂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至
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得發露陵遲成
俗寇攘之咎皆原於此言盜至痛深夫盜芽一抓而可絕
不爲而尋用斧柯豈智不足歟抑牽於斷也如尙書旨卽
保甲連坐法不碍而難施而亦無裨於止盜誠在乎治民
主盜者之得人也苟得人而善度用其法盜賊不難弭職
愚以爲弭法凡三一曰治地二曰治窩三曰治捕然治地

不如治窩治窩不如治捕盜賊非能自天而下者也勢必
繇地地之交接有水陸二者陸衢道易治也而蹊徑難治
水通河易治也陸多徒步踉蹌風雨不可跡而水捨舟不
能舟龐然大物也其理不難察矣以嘉興論之固水國也
東南大海防倭夷甚謹乍潑二浦羊許三關有衛有所有
參府有總司有巡哨官春秋二汛法至愷也不具論論其
壤之錯接也崇之大麻接杭之仁和而海寧之硤石長安
二鎮則錯於嘉海崇矣桐之青鎮接湖之烏鎮而湖之嚴
墓則又錯於秀矣善之楓涇接松之華亭而松之五保六
保則又錯於平矣秀之王江涇接蘇之吳江而蘇之平望

湖之南潯則又兩錯於秀矣郡無大山絕塞以爲阻水之
縈迴如腸胃盤辟此固盜賊之樂郊也然舊法有二巡哨
恃船阻絕恃斷船之繹絡奔會以有兵聲援也一船例捕
盜及兵凡十二人今聞宿者僅三四人多僱替罷弱不可
使而悍者且爲村堡患深曾聞之父老江陵相公當國時
雖洞庭彭蠡之阻險盜不得輒發詢其故蓋責指縱於漁
船不獲輒坐之何當時漁船亦用命而今日兵船反衡命
也江南呼水中之橫木曰斷斷者斷宵夜之往來也此法
惟涸隘時始可施然亦必有人謹司其啟閉苟無偵守鐵
索且可燿而鎔況一木之力乎曾攷之史冊南唐防淮旬

每冬當淺涸恒發兵戍守謂之把淺議者以爲無事坐費
資糧罷之劉仁贍固爭不勝而江南國卒以失守把淺之
法何古可用以防敵而今不可用以防盜也治地之法二
者審焉何謂治窩古之綜吏事者曰盜非通窩則不能爲
通窩言窩也然有通窩有容窩容窩者客盜至偶一居停
之耳偶一指縱之耳偶一伏匿之耳爲患猶小通窩則養
盜爲奴矣招盜爲卒矣連絡盜爲指臂使矣船則其所任
也兇器火具則其所備豫也妻子則其所恩畜而養也未
就縛而摘伏彌縫之則其狡獪之伎倆也或一就縛而串
胥更獄制官祝網否則劫質而闌奪取之皆其役鬼通神

之權數也故爲之部下者劫則有三七納贓法不劫則有月比法凡此者非埋輪之威發屋伐樹之令不能破壁下車而立取也爲患至大嘉興如通窩者雖鮮著聞然江南之間是也遠矣治窩之法二者審焉何謂治捕捕者盜賊之大父母也養盜而養於盜者捕乎天下其患苦之而嘉興爲甚以耳目所覩記盜則必不捕而捕則必非盜不止一二數也捕者有一非客盜者乎主盜無恙也有一非新盜者乎宿盜無恙也有一非助盜者乎執牛耳盜無恙也且有盜發矣一月而盜輒得者無有乎且有盜發矣一黨而盜全獲者無有乎且有盜發矣一案而窩與贓歷可數

者無有乎按月金錢非盜無納經年火檄逢捕便沈矣至若窮鄉之民單戶之婦瓶有儲粟牀餘繭絲輒以爲奇貨居之排衙於古廟設案於浪船有炮烙之刑有懸弔之刑有麻繩反指之刑有灰湯灌喉之刑納之陰室閉之重門賈虐宣淫奪田攘室無所不至爲司牧者收捕不得而知之縱舍亦不得而問之迨痛定禍已弱植不能牒訴者什之九其稍能自通於所司者諸捕輒閱而執之曰某故積盜也嗚呼窮鄉單戶之爲荼毒也極矣治捕之法儻循捕之所以拷盜與窩之所以比盜法而用之豈不愉快矣乎故曰治地不如治窩治窩不如治捕三者治而頭盜賊思

過半矣

國朝

黃季瀚浮糧議

浮糧之增非古也江西則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以元季陳友諒竊據之故江南則蘇州松江二府浙江則嘉興湖州二府以宋季賈似道公田及元季張士誠竊據之故建文時曾減之至永樂時復增我

世祖章皇帝軫念故明初與一方讐怨錢糧加重惟袁瑞二府已明輕減矣南昌以入告稍後因未連及至若蘇松浮糧中外言事屢請酌減獨是嘉湖浮糧從未有流賈生之涕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四

者夫一方之利弊必本土有芻蕘而後可以備仁人之採擇將來度支稍裕正沐浴膏澤之時倘獲仰邀薄賦嘉湖之民得與蘇松一體減徵不至如南昌之補贖豈非浙西二府生靈之大幸哉伏讀律例開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八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今全書所載嘉湖二府屬惟長興縣無浮糧其餘一州十二縣除徵平徭馬兵壯雜項銀外有每畝另徵折色米又徵本色米一斗二升以上至有將及二斗者非惟不得與民田比即沒官之園亦無此等重科其爲

聖世之必當減徵可知矣且兩浙同壤而浙東之賦較輕如
紹興府蕭山縣之田每畝科米七合六勺他縣亦不甚相
遠乃浙西之科米數十倍於浙東議者動謂嘉湖財賦之
鄉絕不知啼飢號寒窮苦萬狀真昔人所謂可爲流涕者
也

毛一駿海防議

海防大勢浙西要地專在海鹽澉浦南乍浦北分左右兩
翼海賊入犯之處如西海口蔡岐港梁莊獨山白馬廟秦
駐山黃道關葫蘆山等處南北約二百里防海之要遠哨
海外不令入港爲上策循塘拒守不令登岸爲中策若縱

令登岸斂兵入城閉門固守受其攻圍則無策矣且查前
朝舊制本縣有福船等船一百餘隻水兵三千餘員名遠
哨吳淞寧羊許等處又設有陸兵二千五百餘員名防守
沿海地方等處威伸海外烽火潛消數十百年太平之民
不復知有兵革之苦職是故也今鼎革之交海防盡弛水
師船隻無一存者安能遠哨海外止有循塘拒守一法尙
得中策然敵乍三處守兵一千二百視昔已減其半合則
實此虛彼分則寥寥數人政復有幾連艘入犯之賊多則
萬餘人少亦數千人安能遂拒其來不令登岸乎且海上
列城遠者二三十里近亦十數里獨海鹽相去數百十步

近在咫尺之內賊若登岸便是到城城卽無恙城外室廬財產玉帛子女之饒盡爲賊有可不爲之寒心哉今若欲慎固封疆便當盡復前朝之舊不得不議增兵不得不議增餉四盡三空之日安得雨金雨粟而酌于不竭之源耶捉襟露肘事實兩難關係錢糧未敢輕爲置喙也如造船一款本縣曠土平夷實無干霄蔽日佳材堪作艤舳之用又係鐵板硬沙造成亦難出水所以三百年來專責浙東而不及浙西者以此以應卽爲亭上不煩覆議者也又築堡一款本縣沿海二百里皆是巨浪衝擊處所別無支港入我內地土壩木柵無所用之若烽堠臺寨久已鞠爲茂草不行脩復則防兵不能露居脩則應用何項錢糧事在上臺題請議行非有司所敢擅專者也

袁國梓均田均役條議

看得均田之利首在革除現年革除糧長次在革除總甲并革除塘長此均田之所以稱善也然均田之法又必彙田以收各區圖散亂之田使人自成圖人自成甲則花分之弊絕又須設板串以定花名應完地丁之總額計一年之總數分每月之完數則比較之法簡而又恐彙田則區圖田號混淆故仍存新舊二冊以憑查對而田號瞭然且恐設板串則銀數煩重難完故又分一月三限以紓其力

則輸將易便他若開河雜徭勢不可廢者則按冊出夫衆
擎易舉至于官戶加徵田畝昔以免雜差而起加徵今仍
加銀米以免力役則賦役均平而法始可久也今將條議
開列于後 一均田從來圖分大小不齊田之多寡不等
如遇雜項差徭田多者尙難支撐田少者益見困苦自前
憲有均圖之行每圖以三千畝爲準各縣遵行今應仍照
前屆定額如有推收不得踰數以致盈縮參差都則領圖
每都編十圖圖則領甲每圖列十甲每甲額田三百畝總
一里計之爲田三千畝便可杜多寡偏枯之患 一併田
凡田地大約零星置買分屬各圖錢糧旣分頭完納差徭

又各處奔馳甚爲民困今將一已之田盡收一圖如田多
者儘圖彙收田少者儘甲收戶或少至數畝數十畝不足
一甲者各就弟男子姪親族共成一甲務使人自併田合
成圖甲則百姓完糧旣便亦不苦差役分擾庶糧徭易值
矣 一挨原號新圖之田皆從舊圖收來田入新圖恐幾
經推收而舊冊之原號查不可問矣今須將舊圖原號與
新圖號戶挨對註明凡舊冊則挨號領戶新冊則定戶領
號兩冊會同不許一號舛錯一戶遺失任田之推收分散
而坐落原冊瞭然也 一併戶從來立戶之弊患于子戶
花分或父兄已故而仍舊鬼名或殷實田多而捏析名號

以致徵比花戶之法難行今必令併田之時一人止立一戶業戶務須的名則戶少易稽而徵比不煩一洗花詭之積習 一革糧見先奉憲行革現年糧長名色然名雖去而實猶存或改稱柱頭或設當分名色是欲去糧見而仍移禍于圖首甲首也今併田併戶則正項錢糧花戶各自輸納凡有雜辦差徭照田承值可無按甲輸當按年催辦之事庶不致以一甲而支十甲之費以十年而併一年之累則糧見可以頓除歇家包攬之弊亦從此永杜矣 一設板串浙中地丁錢糧不能歲內全完其弊在每月不定分數每石不設板串故頑戶得以遲延今仿江南華婁事

例定限每月一分一分又分三限計一年十分設立四十分連板串每連四張其一張畱作串根每戶總算額縷析一分分註每月三串之上如每月應完銀一兩每串填三錢三分三釐三毫每月初限初幾日完一串二限十幾日完一串三限二十幾日完一串足一分之數如本戶全納一月之銀則全截一月之三串如止完一限之銀則截一限之串仍存二限之串查對串限而完欠了然則官之稽比完欠便也每月一分如數完足至十月則全完官之考成更便也況一月一分又三限限期不促爲數又輕則民易輸將民力之拮据尤便也況板串一設胥役無從侵隱可

無民完役蝕之弊矣 一禁優免各縣俱有官圖儒圖之分向猶循優免陋例故民圖有徭役不均之歎嗣後止除加徵圖分外其餘如遇開濬河道脩築海塘葺理城垣等項須照田承值闔邑均攤不許濫行優免役既得均民因未甦矣 一便推收凡民間之田有買有賣則大造之年其推其收圖非一人一戶田數紛煩或查舊冊爲推或入新冊作收百姓必東奔西走于新舊胥役之門日既延且恐勒措多費今莫若于縣擇一公所爲編房冊局使百姓各將田地數目造明細冊投入編房該書照造推收冊則彼推此收當面了了既無舛錯之患亦可省需索

之端 一卹賠荒每縣必有荒圖每圖必有絕墳絕地在百姓則視爲不毛之土在有司同在稅額之中向來每令糧見包賠今糧見既除勢必正額有虧應仿江南華婁事例就近攤搭如在某號中有絕墳卽令某號業戶承管如某戶近則有絕地卽令近地民承召如或居民不願承召似難強以所不便則或合縣均攤每畝不過釐毫之間而荒地得有著落官民均受其益矣

金昭鑑條議官收官兌漕政八款

一造滿倉廩之利古制漕兌一法能使軍不見民民不見軍者由于倉廩櫛比秋成後有司卽斂正額以貯足于倉

故臨兌糧無不足旗軍無需索之釁則造廩一節爲清規杜詐之第一喫緊事也邇來廩舍傾圮窄狹不過十分之三以致糧米或散貯別所或不足掩藏勢不能不使民輸米于軍軍取米于民欲不相見得乎相見則弊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造廩最急而費于何出竊計嘉興一縣共三百八十一里除去坊廂銷圖六十里官民圖共三百二十一里其該三百二十一廩一圖除均攤白糧雜糧若干外嘉興約貯漕米二百五十餘石秀水約貯三百五十餘石每廩約費銀三十兩每甲出銀三兩秀水亦照里起造此係衆擎易舉一勞永逸勝于頻年妄費無益爲小民之所

樂輸丕作者伏乞憲天頒飭郡縣出示徵取前項分費責令糧官鳩工董成務須堅緻牢固勿令狹陋塞責年久脩葺官民酌視量捐 一徵糧之法每年當于未起徵前先給均攤易知由單令糧書細填十遞田數算徵米若下除均攤白糧南耗南糧鹽糧行糧外罄運入倉自十月間起寬設數限至十二月止徵足卽給完單如有不足許糧長開里遞頑戶單比追完足糧盡入倉矣若防維之策自有更夫數十名晝夜巡警其每人工悉照舊規不贅 一上倉經管之法糧米上倉勢不得不用倉甲蠹弊者多當互爲保結又倉甲之中點一樸誠練達者爲十廩領袖名曰

什長倘糧長上米若干必眼同本圖倉甲并糧官什長庶無插和水穀之弊驗畢卽將倉廩封固如盡行上足再給完單以杜重徵苛索之累糧長上米十石再加一石防折耗也 一永革派單照蘇松倒版掣兌之法每糧長約出漕米二百五十餘石一軍約兌米六百餘石則一軍兌二民有餘矣歷年派單雖出督糧道衙門然糧蠹上下通弊作奸故將一單零星散派有一軍而兌數十民者有一民而應數十軍者苛索之端自派單始今旣貯足倉廩則集收時糧已交卸給票矣臨期只須堂官照直隸倒版掣兌之法有一版掣一軍立督兌完不足鱗次挨補則糧長零

星派單之害可永除矣 一出兌之法斛米旣軍民不相見矣然運米下船勢不得不用脚擔向來舊例每擔脚米二升以升四合給散籬夫六合給籬夫頭挑數以竹牌爲記朝給暮收後因夫頭剋減復有加籬錢之索今議照舊給足短少許散籬夫不時呈稟其加籬錢亦不許妄索 一漕規宜復舊例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進京倉耗米十五石民間兌正米一百四十石旗軍交完止百石也是謂官貼又念嘉禾水鄉米多溼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復慮米或不堪再加四石免其篩颺百石之申七十平斛三十加尖

每尖折米三升算其六十斛米總添米一石八斗此九擔八斗所自起也是爲私貼則是九擔八斗米色在其中篩颺在其中折尖順風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剝淺僱夫則有輕齎以至脩船有銀回空有銀費三石

國課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亦何負于軍哉迨相沿久而加四之耗晦矣官軍發兌粒粒皆曰正供也又久而九擔八斗之耗晦矣漕規發運粒粒皆曰額糧也于是巧爲截頭之說初謂以耗米本色因時價改折色銀十七兩六錢四分猶之可也何爲乎外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五

又添綱司二兩又添截頭使用銀十八兩共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議乎豈非旗軍得官貼之外又有九擔八斗之私貼私貼之外又有綱司截頭之私貼則耗外有耗耗之外又有耗也然則此議也出於糧道張之條示以付旗軍者實欲行軍不見民民不見軍之說也不意近歲兌漕日增月累又私加米色錢免篩颺錢開厥錢伍長錢著押錢順風錢綱司話會錢獻土地錢東道錢插籌錢倒籬錢管船錢洗澡錢踢斛錢折尖錢搖籬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民間兌米一石則有倍石之費設復有進于此者流將安止乎揆厥所由皆緣民不明其本不敢與軍爭官不明其

本則不與軍爭畏其咆哮安其習狃漸然也爲今而籌救時之急者則漕規宜復舊也截頭使用軍雖囂悍終屬私勒自三十八兩之議完之在官而居然官物矣使此議行久而日晦將此三十七兩六錢四分必又如昔日加四加一之耗作爲正供曷足怪乎前制旗軍兌米倉門外止許一旗一綱不許打花違者坐以軍法今不能禁之勢必聽之聽之必且嚴比以授之是何爲者惟其視爲官物而需索米色如故需索話會如故需索著押篩颺如故則是民有百石之糧無端而添出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糧銀矣故加耗一說首宜痛懲一行糧宜復舊例行糧資旗

軍鹽菜薪水路費故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崇禎六年公家之賄賂盛而運軍之倖竇生交通藩司移文改折本色其時徵書雖下而民之折與軍者較米時價猶能稍減故人樂從而趨之積漸至今逢兌行糧亦索使用索票錢索重兌爲浮于時價者每石不啻三四錢矣故曰行糧宜復舊也夫同一輓漕也同一飛運也蘇松常鎮兌米百石糧里雜費不過四五兩並無米色之增並無折尖踢淋之酷彼獨非軍也哉時同地同交卸完納同彼未嘗獨欠此未嘗獨完則知禾地之重困吾民者徒奉旗弁之狼籍盤殮繭絲家室也敲萬姓之脂血以奉軍隨路呼

盧到處宿娼是誠可慨已蘇松之糧一老人董之而晏然
嘉禾之糧以糧道刑廳數上臺臨之而時或生變愚深維
其故由于倒版掣兌之法不行也今既造滿倉厥自無從
前陋習而直隸良法可一朝舉矣 一未除差單之害每
年兌漕既責成倉甲徵收給發矣而單差何爲者此衙門
虎蠹巧立押單名色每單先賄通糧蠹隨差糧單一紙差
人不過袖手旁觀立厥中數日耳何爲乎欲索糧長銀每
石一錢二錢者名曰工食約共計之則糧長無端又費錢
數十兩矣或糧長有不肯如其數者則曰我先費本錢在
內極其追迫糧長兌漕之後無有不賣男鬻女以飽單差
之腹者更可恨者與刁軍串通巧立各項名色始因糧蠹
之得銀任其索取繼爲梟旗之首尾仗其威神故單差之
害雖經憲臺屢革之而不能革者殊非解也今既照直隸
官收官兌民困頓甦則無所用此輩矣

雜文

宋

蘇軾祭陳令舉文

天之生令舉初若有意厚其學術而多其才能蓋已兼百
人之器既發之以科舉又輔之以令名使取重于天下者
若將畀之以位而令舉亦能因天之所予而日新之慨然

將以身任天下之事夫豈獨其自任將世之士識與不識莫不望其如是是何一奮而不顧以至于斥一斤而不復以至于死嗚呼哀哉天之所付爲偶然而無意耶將亦有意而人之所以周旋委曲輔成其天者不至耶將天既生之以昇斯人而人不用故天復奪之而自秘耶不然令舉之賢何爲而不立何立而不遂使少見其毫末而出其餘緒必有驚世而絕類者矣予舉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三年而予乃始一哭其殯而弔其子也嗚呼哀哉

明

仲聞韶祭徐中明文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卒

嗟乎申明我郡一人死忠死孝罕有其倫上慰祖考下光友姻憶昔總角歌風咏幽各言其志侃侃閭閻歲在辛亥結盟洞真意氣遵邁文彩嶙峋仲欽霞變秉生雲屯惟余誕肆酒中稱臣歷落數載其拙效顰兼余不造連哭二親直至戊午君始魁麟又復三年獲步後塵同上公車屢困燕秦繼均師席亦其社民惟余不才早遂思尊惟君望隆蜀楚秉均餉窮兵盡隻手莫伸挺身赴鬪匹馬橫臆父子爭死許遠張巡在地爲嶽在天爲神千古英杰百代維新聲揚四海名震九宸卹典優崇仰聽殊綸春來飛札念我誕辰仲欽秉生存沒諄諄某自後死觸目驚心詎謂寓言

竟成其真楚山之側楚水之濱怒車奔馬彷彿來臨出師
未捷泣下沾衿英魂不泯誓殺狂氛無戀故園鑒我明禋
文可在傍赫然其振

國朝

曹溶跋項襄毅公墨蹟

項襄毅公不以能書名里中罕見其蹟項氏子孫亦無藏
者蛟門從海桑變幻中得此卷信名臣手墨兵劫不能壞
也此一百四十餘字所以貽子孫者溫溫長者之言一展
視使人油然增孝友之重公書人間無多本請勒石分貽
我里中人人景芳躅而步武斯不負襄毅公作書之意也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七

朱彝尊題于昂水村圖

趙王孫畫山水用絹素設色者多獨水村圖橫幅以紙寫
之且用水墨洵神品也題云大德六年十一月望日爲錢
德鈞作又自識云後一月德鈞持此圖見示則已裝成軸
矣一時信手塗抹乃過辱珍重如此極令人慚媿卷末題
咏者四十八人歲在乙丑三月納蘭容若屬予題籤畱之
而月卷還未幾容若奄逝真蹟不復可觀矣水村卽今之
分湖明宣德中析嘉興一府爲縣七遂隸嘉善後之脩地
志者不載此事因撮其大畧書之

書孫氏同爨會圖後

吾鄉孫簡肅公治家以嚴子弟侍立暑不去衣然其教初學飯後必散步歌詩以吟咏性情故其子六人皆善詩家居爲同舉會三日一集必有詩列圖于前聚詩其後裝池爲卷孝友之語充溢丈幅之中可謂天倫樂事矣公嘗誡諸子曰家人睽離必起于婦人但得兄弟時時相聚讒何由生今裙屐子弟往往晝居於內兄弟無幾相見此讒柄所由階也若盡如孫氏六公飲酒之飫而不愆其儀讌集之類而勿傷于侈賢子孫循而行之雖百世可已公裔孫某出示予因跋其後歸之并著于禾錄焉

張履祥書保甲論後

保甲之法卽管敬仲內政遺意內政猶是井田遺意行得其道不獨設險守國爲第一義雖選賢與能講信脩睦亦存乎此變十家爲百家可以行於城市若鄉則村與村相結其奇零散戶隸于人烟衆多之村而不限以家數遷徙往來必有驗士農工商必有業啟閉巡警必有時但使一保之中推其衆所信服者一人主之不得則富室或薦紳家主之循等而上百統于千千統于萬如軍之有伍官司不以苛法生擾則人自爲守而無良靡所駐足衆勢固於金城矣蓋暴民不作流亡不生天子所以守富貴也盜賊寢息鄰保相救亦封君巨室所以長子孫也自天子至庶

民富貴有大小其欲長保所有以貽後人一而已上下志通何事不善後世有司動至倚法擾民無賴亡命遂攘臂奮舌以撓敗其間所以有事力之家縮首避禍不得已寧東西播越不敢任事雖有保甲徒爲厲階而盜勢日昌土田日蕪里俗日敗矣夫人情古今大率喜亂者皆窮人憂亂者皆富人也不與憂亂者共守而與喜亂者滋擾惑甚已嗚呼安得實心生民如循吏相與講求安集之策乎書里士事

里有士人家貧以其子爲僧道者予初薄其爲人已而惻然不已夫父母於子豈不甚愛忍令陷溺至此蓋世教不

明習俗衰薄徒見爲僧道者美衣豐食安居休處有生人之樂不知其廢人倫習左道顯者損髮膚隱者辱肢體至不忍言也至其族屬親黨人各自私坐視淪胥無復動念葛藟之謂他人父行野之言就爾居比戶皆然非一二人之咎也又近代以來惟知科名爲榮路四民中尊士而賤農工商賈夫士也果其稱先王爲仁義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以是爲尊焉宜也若乃工浮文以干進取得則驕淫恣黠靡所不爲不得則詭溢荏弱亦靡所不爲廉隅不飭名教敗裂其不如服田疇挾技藝牽車服賈身不失義者遠矣吾不知今之爲士果何如哉乃訕訕自尊

人亦羣尊之也羞已且夫一人終歲衣食之資所須幾何以農夫準之自上食九人至下食五人苟日出勤動不自惰棄雖凶年不能殺也胡乃恥非所恥以脫衣就功爲鄙俗而不事事旣寡恒產又失常業計窮意索則自寬譬以爲出家修行猶未失體面也噫誠使清夜以思其可哀痛羞辱不啻賣爲人傭者多矣何體面之有乎吾友鄔子天則少嘗授書爲養中歲棄去曰何可長也素善醫可以給食已復棄去而課其子力耕邱子季心乙酉以後棄家避亂亦授書爲養其子羸弱不任耕讀嘗嘆曰吾死將毋傭於人使讀書粗知大義卽教以織竹攻木耕則稱其力之所及以爲一藝苟成足以自食不貽先人辱可矣然兩家子言行謹飭不墮儒素家風二君子可謂卓乎自立不牽流俗者矣因感里士之失并識此爲後來之鑒云

錢陳羣祭范文大夫文

祠在城西
金明寺

由拳之窟構李之城地實介乎吳會爲伯圖之所必爭曠百世其相感惟令德之可馨當辭政而出質借拓稽而行成翳此邦之衆庶倚夫子而爲命懼偵謀之相躡曾肅肅而宵征旣宰嚭之中餌罷二紀之甲兵伺夫差之驕縱敗齊師于艾陵僅老弱之畱守遂搗虛而繫頸決生死手指掌俄已亂而扶傾緬王佐之不克見兮夫孰與子抗行功

既立而不有兮師介山子之孤清變姓名而躬耕海壩兮
薄卿相于守筵歷三徙而不遑處兮規利入以遣餘生嗟
英雄之末路兮心耿靡寧至今邦人之蒙業兮申麥飯以
來迎洵無德之不報兮神歆鑒而式憑亂曰宛之三戶君
故土兮執辰而往勲則樹兮逝水不可返靈其奚取兮又
曰嗚夷浮海乃行意兮名難久居行避地兮齊非所安兮
則不我棄不我棄兮降福濃濃沙戶祈蠶兮秔稔祈農擊
鼓兮考鐘雲旗飄兮雨濛濛鳴玉佩兮雍容翩其來兮城
之壙

秦瀛金烈婦傳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五

烈婦姓周氏浙江桐鄉人父以堅年十九適同邑金鑠先
是鑠世父可圻無子鑠後之婦歸鑠時可圻年八十矣鑠
本生父袒母戴金故名族洎袒而家業中微遊於幕府弟
鑰幼鑠在鄉塾爲童子師以脩脯供菽水婦出其鍼黹之
餘佐夫事兩舅一姑可圻歿喪葬如禮無何鑠病瘵婦奉
湯藥惟謹既劇泣禱宗祠願以身代顙破流血不止而鑠
竟不可療死之日婦先乘間服溲死嘉慶二年閏六月十
一日事也年二十有四無子方鑠病劇時婦告其姑曰夫
爲人後今若此願小叔早婚生子俾後夫又私語小姑脫
不幸惟有一死蓋婦所慮者遠而其志早決如此越歲七

月昶自粵西歸鳩族僉議俟鑰娶婦生子爲鑠後先具牒
有司請

旌於朝如制

論曰朝廷著令烈與節竝旌然所謂烈者或不幸當兵火
亂離猝遇劫掠抑以單門庶姓突遭強暴往往投繯嬰刃
慷慨明志若僅喪所天非有迫之使必死如婦者則從容
事舅姑俟鑰生子而撫之未必非聖賢之中道顧婦不出
此而遽以身殉蓋士大夫砥礪名節當變故不自引決謂
將有所圖於繼而卒敗其名者有之則如婦者曷可少哉

嘉興府志卷七十五

嘉興府志

卷七十五

藝文二

六